

續魏叔子文粹

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36

5

30

25

20

15

10

文庫11  
D 236  
5

知田永

馬觀書印

馬觀書印

魏叔子文選要續篇卷中

日本 美濃 桑原枕有終 選要

禹貢翼傳叙

大倉錢梅仙纂禹貢翼傳屬余叙之余嘗以謂尚書史之太祖而書法尤莫尚於禹貢既讀錢子翼傳知其用心尚而功博乃相與論曰禹貢者禹治水之書史臣篇首書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貢之綱領也紀禹治水之書挈其綱以示萬世而不曰治水何哉蓋水不犯土民可宅而粒雖洪水無庸治故曰敷土者治水之意則壤成賦弼服建官統此矣水

魏叔子文選要續篇卷中

010190557435

不可治。治山與木則水治。故曰：隨山刊木，治水之用也。道山道水，南條北條之施，經此矣。水不行地中，懷山襄陵，則疆界不定。故曰：奠高山大川，治水之功效。海岱惟青，華陽黑水，惟梁，以至肇十二州，經此矣。蓋不言治水而言水之所以治，然而定貢賦，錫土姓，弼服建官者，天子之事。禹專天子之事，則上無舜，人臣而逼天子，天子尸位無爲，雖舜禹聖人，不可法於後世。而史臣於其終篇也，曰：告厥成功，然後萬世之下，見禹所爲，皆奉舜之命而不敢自專其功，人臣無成，代終之節也。舜舉之得其人，任之不疑，權專而不見。

其逼上功高而不以爲震主，人君知人善任之道也。然而成功者，聖人之跡，其本不在於是。孟子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禹不受命治水，不告成功，而禹之爲禹自若。何者？其德足以爲聖人也。史臣於其中篇，則特書之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明乎前之所以成功者本乎此，後之所以保功者由乎此，而禹之興，蘇之殛，皆於是乎在。蓋史氏之書法如此。錢子曰：子之言，吾書所不逮。然實禹貢之綱領，其即以爲序。予惟錢子隱居好學，志當世之務，故其書援古證今，足以資興利除害者，其大旨又見於自序，固無煩

於余之辭。

李忠毅公年譜序

天啓中。逆閹擅國。日月晦蝕。天地易位。正人竄斥。誅死最著者。楊左周繆以下二十餘人。江陰李忠毅公其一也。公諱應昇。字仲達。年二十四。中萬曆丙辰進士。謁選得南康推官。既爲御史。敢直言。時逆閹恣橫。公屢疏糾之。削籍歸里。復追逮詔獄。身被毒刑以死。天下痛之。公死四十七年。禧客毘陵。公子遜之。出公年譜見示。且命之叙。禧受而卒讀。氣結填膺。涕下不能止。則又竊自奮發。以爲日月晦蝕。天地易位之時。

尚有人如是。禧讀國史。自建文遜國至逆閹之禍。又身所歷。甲申以還。凡數大故。天下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者。不可勝計。莫不烈烈然上爲日星。下爲河嶽。竊嘗私論人之賢不肖。當觀其大節。大節既立。其餘不足復較。然不深究其生平。則賢與尤賢無以見。有當死生患難。不奪其所守。而事功無可稱。或節與功並著。立身居心。不無遺議者。蓋人之醇雜偏全。稟于性成于學問。不可得而強。是以論人者。必先大節。而其不徒以節見者。爲尤賢。今觀公年譜。歷官所至。清疆仁明。爲諸生時。師事吳霞舟先生。所相與摩厲。皆聖

賢仁義之指。然則公即幸不為忠臣。已足為名臣。又使布衣坎壈終其身。而公之為賢者以疑也。孔子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為君子也已。方公被逮時。道出毘陵。留霞舟先生家。賦詩論學。二日然後去。而先生後公二十五年。仗節自焚於東海。嗚乎。豈偶然哉。

脉學正傳叙

壬子歲。予在吳門。臥疾十三日。試諸醫不效。還客毘陵。詢此地高手為誰。皆曰。石君瑞章。精脉理。著書甚

多。且其人有德君子也。予延至見之。輒喜。溫良謹厚。若飲我以參苓。試其藥。輒愈。石君乃出所輯脉學正傳。屬叙之以行。予十四得羸疾。自是至今三十六年。行必以藥裹。孔子曰。三折肱為良醫。余愚性不習醫。病且老。不識六脉何屬。然竊喜讀書。素問難經本艸之屬。時一瀏覽。雖不甚解。偶或得其大意。歐陽氏曰。切脉于手之寸口。其法自秦越人始。然越人對魏文侯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臣鍼人血脉。故名聞諸侯。醫家以望聞問切為要術。望色知病。此其至神者。顧名出鵲下。其鍼人血脉。

固亦得切脉之術而能然耶。病之最可見者莫如症。然症有必死而反生。必生而反死。大熱似寒。大寒似熱。非脉則何以辨之。故求之可見者易知而難必。求之不可見者易必而難知。故王符曰。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韓愈曰。善醫者不視其人之肥瘠。視其脉之病否。青城之難作于徽欽。而伏于熙寧之全盛。煤山之變不在甲申。而在萬曆承平之日。蓋熙寧以多事紛更。萬曆以廢事。養癰而腊毒。所謂病未深而脉先敗焉者也。古賢之論脉不一書。散漫龐雜。不可以類求。石君簡而輯之。斟酌次第。證以己之所得。可謂仁

人之言其利溥矣。世之欲起死人而生之者。舍是書何以哉。

靜儉堂文集序

靜儉堂集凡二十卷。清江熊極峰先生所著也。序記五卷。誌傳雜著四卷。書啓三卷。詩一卷。奏疏六卷。公移一卷。板行于世。先生負才好古學。年二十六中萬曆辛丑進士。為行人。十年歷官御史川東道。既國變。間關嶺海。已丑。當事欲迫見之。先生謂其家人曰。吾老矣。何用復生。斯世為以腦子密置茶盃中。食之不效。佯曰。趣輿來。衆出。乘間自投池水。水淺。救免。先生

大怒謂其兒子曰。吾死決矣。且汝亦知大義者。何遲我死也。于是閉戶自經。蓋自甲申七八年間。吾江西之節義。臨江為盛。其登進士。官無大小。無一人倖生者。而先生三死以就義。為尤難。時兵人驛騷。居者無寧宇。先生文集遂亡其板。他藏本亦盡。最後仲子兆行購得印本六冊。藏于家。禧與兆行為昆弟交。子頤更受業。於是頓首以書來請曰。子為舉其要。選而序之。兆行將更謀諸梓人。禧頓首受書。既卒業。因得論定先生之文。先生為文正大曲暢。無纖佹佻曲靡麗之音。而奏議為第一。禧嘗竊謂。奏議有以直切剛果。

使人動色驚心為貴者。有和平朗暢移人情志為貴者。批天子之逆鱗。扼權奸之吭。而褫其魄。則剛直者人所難為。而尤貴也。然以論神廟中。晚則有異。天子端穆深居。內外奏記多留中不報。始或譴怒一二言者。其後視為故常。而天下士大夫方矯矯然。敦尚名義。厲風節。至不難訶斥乘輿以自見。此雖主聖臣直。千歲之一時。然風尚所在。為之或無甚難。故公道持平。則又當日所尤貴。先生內外治安疏。明達治體。遼事疏。中于時務。其論時政。及重國本。罷首輔。諸疏。侃切可畏。而心平氣和。無奮髯怒張之態。矯激以取直。

聲蓋先生澹于勢利。生平不通干請。出入風議當路。手書往復。則皆惓惓于明是非。平意氣持公論。以消黨禍。為致治之大且急者。嗚乎。先生深言於萬曆之朝。而其禍大發于天啓崇禎之際。以至今日。禧每為低徊拊膺太息而不能已也。方先生官行人。奉使朝鮮。其詩文為東國傳誦。既去。兵曹李聖徵猶追書求其文。而朝鮮王餽之金。不受。先生東國諸文字中。絕未之及。壬寅。禧伯子際瑞游塞外。道遇朝鮮使者兵曹佐郎鄭嵩。于叢人中。忽把伯子衣袖入官署。曰。非中國奇士也。相與晝灰終夜語。乃言足下江西人。熊

公化。姜公日廣。先後使吾國。並却贈金。吾王為却金亭。又題詩刻石。王皆建亭覆之。今猶在也。遂取東房文集以去。嗚呼。先生生而外國服其義。死與日星為烈。讀先生之文者。其亦可以自奮。先生諱化。字仲龍。葬其贈公于太極峯。因自號極峰。而學士大夫皆稱極峰先生云。

孔正叔楷園文集

老而好學能下人者。難矣。余嘗得三人焉。十四歲受業揚一水先生。時先生年五十二三。每命予論定其文。年八十。讀書講論不倦。人有一長者。雖齒在曾元。



必禮而敬之。歆然自以爲不及。余游高郵。得一人曰李于庭。最後客新城。得一人曰孔正叔。正叔先生少負才。氣岸巉峭。有籠罩一世之概。爲文韻折多奇氣。與人交。少當意者。既以建寧李又元言。手錄所撰詩文一冊。作書數百言遺余。余受而甲乙歸之。先生乃徒步五十里。自山中出相見。是時先生蓋年六十有七。長余以倍而加五歲。余謬爲雁行之禮。先生方噤然未足也。又二年。畫出其楷園集。授余評次。而命以叙。先生廉直方介。隱居賢溪深山中。前後著書八十餘卷。多傷國嫉俗之辭。或好玩山水。自陶寫。吾謂先

生就使其文不工。亦足以傳於世。夫五經之文。五嶽也。屈原。莊周。左邱明。司馬遷。班固。五邱也。天下之山必五嶽。五邱非是。不足名山。及讀柳子厚黃溪鉛鋤潭西小邱袁家渴諸記。則又爽然自失。其幽峭奇雋之氣。未嘗不與五岳五邱並名天壤。然則先生之文之傳無疑矣。李于庭爲文法柳子厚。而最愛王安石之文。惡其爲人。遂終身不讀其集。余在高郵。于庭年六十九。日以其文若詩。命予定之。及余將飯山中。于庭襍被來送。與同里諸老。就地下寢。夜半于庭忽發嘆曰。吾今無所願。但願高郵百姓□湖上耳。同寢者

驚問故。曰：若是則魏先生不得歸矣。予以于庭似先生，故並述于庭，使附先生以傳于庭。名思訓，興化李文定公孫也。

京口二家文選序

京口二家之文，何雍南意思深厚，程千一才氣英多。然其工古人格調，出入諸大家則皆同。故能蔚然爲東南之望。南北士過京口，識不識必以二子爲歸。辛亥夏，余自揚州渡江游金焦，就訪二子，則知名姓甚熟。蓋曾得余又鄒程村處，選入文概中。於是屬予叙其二家之文。予曰：夫二子豈獨當以文名天下哉！易

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朋友之義，相濟以異，而相成以同。吾聞二子之爲朋友也，學同業，居同財，疾病患難同扶持，出入同交游，數十年未之有變。世以管鮑目之，已夷之難。京口被兵火，雍南將逃死，紆迴烈焰中，逾數時，求千一。既得，然後同去。山在水中，中央者，恒名孤。金焦皆峙水中，而二山相望，終古若朋友之相。同宜，其有二子以應之。故游京口者，山必曰金焦友。必曰何程。然余竊疑天下之衆，不可億萬計，二人方甚微，而易稱其利。至於斷金，理未可以透明。蓋嘗深觀古今得失成敗之故，而有以知之。今夫天下之勢，

始於以衆用寡。卒於以寡御衆。今以二人合志併力而臨一人。則一人服矣。以三人臨二人。則二人服矣。是二人常得五人之用也。以五臨人。積而至於十百千萬。勢莫之有異。其端實自二人同心始。故曰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蓋言同也。周之共和。齊之鮑叔管仲。鄭之子皮子產。以至霍光田延年之廢立。羊祜杜預之平吳。斐度李愬之平蔡。寇準王瓊之渡澶淵。李綱吳敏之請內禪。率由是道。二子推是以往。豈惟文章。雖濟天下之事可也。

南北史合註序

天下有不可少之書。禧嘗得見之。皆未板行于世。揚州之興化李廷尉清著南北史合註。錢塘吳文學任臣著十國春秋。常熟顧處士祖禹著方輿紀要。吳顧二君余與友讀其書而序之。廷尉公先進。爲忘年交。丁巳七月。禧自江右來揚。聞公疾往省。再讀合註。竟日夜而爲之序曰。是書也。于世爲不可少者三焉。其一史。文冊浩繁。好學之士。有終身不得讀者。是書成。則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史可廢。其甚便于學者。一也。十史所重出刪之。不備者補之。訛者辨之。爲文簡而愈詳。博而愈確。二也。又間以春秋綱目書法。正其

名義不失古史之指。三也。禧因是而慨然太息以悲焉。南北士各相訾。又采拾耳聞以爲信。故其言多牴牾不合。幸而各國書具在。可參質以折其衷。百世之後。又得深思好古如廷尉公者。斟酌條貫。以嘉惠于後人。然後是書稱信史焉。明興三百年之史。自嘉靖後。朋黨日起。私議互興。其成書者已漸不可徵信。而崇禎季年以來。邪正之混淆。黨人之相傾。國是之顛錯。封疆之壞。仗節死義。叛降賣國者。真偽之相亂。譬如雲霞倏忽無定形。而海市蜃氣變幻不可方物。嗚呼。不更有如廷尉公者。以練事之久。博見多聞而

主以至公虛己之心。勒成一代書。則自此以往。日久年湮。老成彫謝。聞見希闊。僞書雜售。將千百世後。其終無信史矣乎。雖然公是書。暨十國方輿。吾不知其果得傳後世否也。作者不能自刻板。兵火相尋。水旱盜賊之災多。有書其可特長存乎。海內貴富豪宕之士。好古有力者。指不勝屈。倡優樗蒲之費。亭池之費。文繡鼎食游宴之費。以萬計。即不急之書。剗劂之費。以千百計。而顧忍令是書之湮沒無傳耶。古者書多傳寫。少板刻。故漢藝文志及古今經籍書目。其不見于後世者。十恒六七。而永樂大典二萬餘卷。以內府

之藏。終于散失。常熟錢虞山謙益常自修明史。卒燼于絳雲樓。嗚呼。此禧所為。低徊是書。廢幾于好古有力之士。再三而不能已也。

方輿紀要序

方輿紀要一百二十卷。常熟顧祖禹所述撰也。其書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所可見。而景物遊覽之勝。不錄焉。歷代州域形勢。凡七卷。南北直隸十三省。凡一百七卷。川瀆異同。凡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職方廣輿諸書。夔譌踵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祖禹沈敏有大畧。

為人奇貧而廉介。寬厚樸摯。不求名於時。與寧都魏禧為兄弟交。禧既篤服其書。祖禹因請為之叙。禧愀然而歎曰。有是哉。此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惟禧學不足貫穿諸史。足跡不及天下五分之一。顧何足推明祖禹意。然竊嘗得舉其論之最偉且篤者。蓋其一以為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為要害。而彼為散地。此為散地。彼為要害者。一以為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地。嗚呼。古今豪傑暴起草昧。遑遑迫而應天人之會。初未嘗遷地而謀形勝也。

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勢。以驅策天下。而天下無以難之。蓋其故可思矣。失其術。則據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亾。得其術。則雖迫狹瘠弱。而無不可批郤導窾。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貫穿諸史。出以已所獨見。其深思遠識。有在於語言文字之外。非方輿可得紀者。嗚呼。非其人。誰與知之。此則禧所欲為。祖禹叙而不復辭讓者也。北平韓子孺。時從余案上見此書。瞪目視予曰。何哉。吾不敢他論。吾僑家雲南。出入黔蜀間者二十年。頗能知其山川道里。顧先生閉戶宛溪。足不出吳會。而所論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而足履之者。豈不異哉。禧於是并識之。

曹氏金石表序

攜李曹侍郎。好古法書。聚之數十年。嘗破析衣食資。求而得之。自大禹岫嶼碑以下。凡八百七十餘卷。懼其散失。欲以示後之人。於是自為表屬予叙之。考歐陽文忠集古錄一千卷。趙明誠金石錄二千卷。公所表皆不及數。蓋去古益遠。所遭喪亂。版兵水火之殘益多。勢固然也。然為卷且八百有七十。則公求之之勤。嗜古之篤。於此益見。書為六藝之一。取指事象形。通其義而已。後世乃尚論筆法。猶文章本以明道記。

事而非有法度文采以輔之。則不可傳於後世。古之作者必兼此二美。故後人尊而尚之。雖斷缺消釋。其點畫苟有存。必寶之不敢棄。然其用匪特書法而已。歐陽子曰。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可與史傳正闕謬者。公博學文章高天下。所得助金石不少。予則又嘗以謂古人所以可傳。不在一點一畫。而人情貴古賤今。尊虛名棄實事。往往不憚鑿山沉淵。以求必得。嗚呼。古人不得見。見古人遺跡。如見古人。使得如古人之人者。見之。其愛慕當百什於是。然世之學士大夫。不乏愛古人一點一畫游覽之處。好玩手口之

澤。慨慕咨嗟。而於當世賢人君子。能知愛而重之者。何不少見也。公好士敏於知人。士有一能一才。必傾身下之。為之地。其賢不在好古法書。雖然公年將老。志壯。天下士屬望公甚重。吾願公所好止此。不復更措意。而取歐陽子所謂得於有力之疆者。合并用于好士。則必有奇偉特達如古之士者。歸于公。當不止如今日所得。公名溶。號秋岳。秀水縣人。寧都易堂魏禧叙。蓋辛夷仲秋日。

八大家文鈔選序

諸子世倣。將負笈從游。請曰。茅氏八大家文鈔。卷帙

魏氏子文選書堂

多。唯伯父擇其尤者，俾抄而讀之。于是得若干首，以命倣而告之曰：「八大家文，遠者千餘年，近者數百年，言者備矣。自茅氏文鈔出，百十年間，天下學者奉為律令。予生平尊法古人，至其所獨是，獨非，每不能自貶以徇古今之衆，故論列或不盡同。茅氏而韓歐陽諸名文，亦徃徃有所疵議。蓋吾用以私教夫門人子弟，而不敢以出諸人，為有識所詬笑。然吾聞史記為太史公未成之書，使太史公而在，當必更有改定。安見韓蘓諸公于其文，遂謂一成不可易也。古人之文自左史而下，各有其病。學古人者，必知古人之病而

力洗滌之，不然者，吾既自有其病，而又益以古人之病，則天下之病皆萃于吾一人之身，其尚可以為人乎哉。吾又嘗謂文章之根柢在于學道而積理守道，不篤見理不明，而好議論以刺譏于人，翻古人之成說，則雖極文章之工，取適于己，而有悞于人。君子蓋有所不取，退之潮州謝表，介甫子固論楊雄，明允論樊噲，永叔論狄青，既皆有害其生平，而東坡于西伯受命改元之事，論武王引以為據，論周公則闕其謬妄，諫用兵書以唐太宗之征高麗為戒，為策斷則據以為可法，明允上仁宗書，極言任子之不可，于文丞



相書又言減任子非是。子由策民事欲行國服論青苗則極言官貸之害。夫理明者辭必簡。議論多則意見亂。而自相牴牾者必甚。是以三蘇氏之論于古今為獨絕。而議論之失平亦蘓氏最多。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嗟乎。人非有不得已之意而好議論。蓋鮮不蹈其失者也。予記諸語。並示兄子世傑。而因命倣錄于篇端。以為序。

陽明別錄序

門人牟復請序陽明別錄。禧告之曰。吾所以序四此堂盡矣。然猶可為子言者。文成公之成功也。虛已以

集衆人之議謀之也。豫以密而發之曲。以斷此人之所知也。其曲調人情之至。若惟恐有傷夫一人之私者。此則人之所難知也。夫文成位尊權重。其才智足以籠罩天下。天下事宜斷然為之。無所瞻顧。迺其于君相。于僚友。下至屬吏部民。莫不委曲周至。務有以先得其心。若退然不敢自行。夫一事者。吾生平主斷。朋友姻黨之間。徃徃忠而獲罪。而乃發憤無聊。慨然于世。不我知。及讀公別錄。然後自悔其學之不足也。牟曰。可得聞乎。曰。吾試與子舉其一二。崇義新立。公請授縣丞。舒富知縣。既歷序其行誼與功。然猶曰。或

于例礙。則量授府州佐貳。令署新縣事。數年之後。別行改選。公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意實主伍文定矣。復以梁材汪鋹並進。蓋公既不敢主斷而專舉一人。朝廷或疑有所私屬。又此一人苟不合當軸意。則一請不遂。勢將用其私人。今得其再其次者而用之。猶不失賢者也。桶岡之役。賊已蕩滅。湖廣兵尚在彬州。公欲止其來。則犒賜其紆。兵官曰。桶岡天險。一鼓而破。固將士用命。亦湖廣兵威。有以攝服其心。故巢破之口。不敢四出。夫用兵之道。實有不戰而功多者。不顯其功。則摧鋒奪級而外。誰復宣力。且兵非賊境。則

無所掠。吾拒之而不賞。後有調發。孰肯用命哉。今二省夾勦。吾獨成功。即湖廣之督撫。豈能無忌。尤不可不平其心也。嗚呼。此皆公所為。曲調人情者。其所以成功不易知者也。若夫告諭公移。雖尋常事。必有深思切論。為他人所不能言。則別錄與四此堂稿。皆有之。禧故嘗謂二書當全讀。為有益。選而去存之。非予志也。乙卯七月朔。魏禧敬序。

予作別錄序之三月。彭躬庵示以丁明登所輯古今長者錄。內載文成公初第時。上安邊八策。世稱為訐謨。晚自省曰。語中多抗厲氣。此氣未



其他明健簡切。使言無餘意。筆無溢字。則東房所作。時或過之。東房天性疾惡。其論爲治也。曰。不去小人。必不能用君子。不除民之害。必不能興民之利。如治田者。不斬荆棘。薶藜。而欲以種良苗。則必不能。故其生平所建白規置。徃徃怯於興利。勇於除害。以爲利民之事。嘗或至於害民。而民害苟除。則雖不興利。而固已利之。此其說自申韓以至聖人。不能易也。吾嘗觀文成書。開府贛南以來。所當皆盜賊叛逆。其日夜之所思。身之所爲。率皆斬殺攻取慘酷之事。然其去小人也。必使有自容之地。罪人也。必使有可贖之

路。殺人也。必有哀憐惻怛。求其生不得之心。征調戰伐。旁午紛紜。必經營夫厚風俗興禮教之本。故雖疾惡如仇。除惡者務盡。而廓然見天地之量焉。藹然見父母之心焉。雍容寬裕。見儒者之器焉。今夫鉏草所以衛苗。而鉏之過甚。或至於傷苗。汗下所以已疾。而過用之。亦多至於益疾。是故善治者。能使惡人不害民而已足矣。善田者。能使惡草不傷苗而已足矣。而草之爲類。雖愛苗。固不可得而盡除。則亦天理之所兼容。人情之必至也。知此說者。可以讀東房之書。世傑退以告伯子。伯子聞而是之。遂敬書以爲叙。時乙

委力三首身亦  
卷之四  
卯閏五月。

三教經圖賦序

棘端之猴齋戒三月而見象之楮葉三年工而後成。列子曰使天地三年爲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然而宋人爲之宋之君說之不以爲無益者以其巧也。而楚王憚齋戒不得見棘猴。黎川劉君茂作三教經圖是象葉之巧也。鄧子爾及序而賦之不憚三月而齋戒者也。無有齋戒以求見則棘猴不必欺楚王。楚人熊宜僚善弄丸手一丸而八九常在空中無益之藝也。而楚王以敗宋師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老子

曰當其無有室之用。此鄧子所爲賦也。見其賦索其圖。索其圖釋其經。釋其經奉其教。則天地不必不爲象葉。而見棘猴不必齋戒。關尹子曰牛臂魚鱗鬼形禽翼。惟不及夢。夢惟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惟尤矣。圖巧於夢。賦巧於覺者也。故曰。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雖然唯覺者能道之。

聽鸚軒詩叙

鳥鳴于春。蟲鳴于夏。鶯發栗烈風之聲也。及冬加厲。因時而觸。迫乎其不得已。古人之于詩亦然。而後世摹而倣之。不春而鳥。不秋而蟲。失其質矣。然倣之工

者春而聞簷發之風冬而百鳥和鳴變四時之氣造萬物之情是亦不可以廢也引而譬于自然所謂因時而觸迫乎其不得已者則其相爲工也蓋遠吾之論詩無有工而不好而貴依其質虎豹之毛蔚然其文狐貉之深厚爲煖于人身而飾觀然而皮以爲質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失其質者如剝敗其皮而綴虎豹之毛者也而安所得飾此其弊古人蓋多有之呼天而叱鬼神沈寃幽憂懷沙而沈水于是乎離騷九歌九辨之文作焉而屈宋以下摹而倣之者何多也賈生悲憤不得志其文述于情實視諸家爲獨

工他則皆無病而呻焉者雖工吾未嘗不厭江陰李子魯公以工詩聞于人先君忠毅公死魏奄之難魯公痛之既壯遭時不偶棄諸生自晦其爲詩感慨悲愁若大冬之風簷發而不可遏其質固有然者而當春秋佳日朋好往來爲文酒之會自適其意者亦往往見之吾聞江陰多志士甲乙間嬰城而守甘死禍如飴至闔門數十人趣死無噍類者不勝數今其遺民剩夫當猶有存作爲詩若文以自遣釋亦當不乏李子試爲我求之毋徒治鐵沉諸井納諸瓠而浮乎江海也

龍塢遺詩叙

有山林岩谷閉戶著書。亨高名于時。而懷市心。有操奇贏於通都大市。而端力特立。灑然抱物外之志者。嗚乎。知人豈不甚難哉。休寧黃君鳴岐。居質隸高義。動大江南北。自縉紳先生。下至負版之夫。莫不稱黃君盛德長者。癸卯夏。自翠微峯來。壽君七十。為言先人養素先生之為人。出其遺詩示予。余卒讀而嘆。先生之詩固如是。先生少好學。遇奇棄而講。積著理且數十年。昔孔子稱丹鳥之藏。晏平仲以蘭本告曾子。先生雖天資高。數十年出入寢食於貨利。宜稍有所

汨沒剝蝕。不得全其天真。今觀先生詩。夷猶清適。若山林有道之士。夫豈無故而然哉。先生為人。方直能緩急人。性愛梅。環屋樹之。故其詩梅下作居多。周濂溪先生為愛蓮說。言人皆愛牡丹。予獨愛蓮。今世人所愛者何物。而先生獨愛此。天地閉塞。草木黃落之時。皎然清且寒者。則誠何故也。鳴岐忠孝彊立。隱然有歲寒後凋之氣。有以也夫。

與友人論省刑書

乙卯月日。禧白。遠書至。勞劬禧。持齋誦經咒。放生魚蝦鳥雀。延福滅愆罪。意甚厚。敢有以報德。傳曰。天地

之性(人)為貴。班氏刑法志曰。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故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所謂人。凡戴目含齒。手持足行者。皆是。豈富貴人賢智。乃謂之人。負糞除人奴婢子。莫匪靈貴。特有差等耳。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橫渠曰。(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西方之書曰。佛視衆生如一子地。往見足下。走使僮奴妾婢。不均勞逸。不恤饑寒疾苦。意有小失。茶酒之過。答捶便下。動以十百數不止。剥衣裸形。啼號宛轉。唇鼻沾地塵。涕淚流沫。不斷如帶。血射肉飛。裂皮穿骨。數唱而更。

人。伏偃塵土者。四肢委脫。喘息不屬。寂而微喘。足下之餘怒。方未息也。然足下不以爲艱難。或間一二日行。或日二三行。嗟乎。吾不知足。下此時持齋誦經咒之口。放魚蝦鳥雀之心。置於何處。所滅之罪。所延之福。歸於何處。吾恐以足下父親爲佛。母親爲菩薩。必不以足下持齋誦經咒。放魚蝦鳥雀。諂事曲謹。而佑足下。足下死。而脫足下於牛鬼猛蛇之口。出足下於純火純鐵純石之地獄。明矣。夫(人)有貴賤。血肉之氣。莫不畏痛。(物)類皆然。况並屬父母所生養。今石觸(吾)趾。則惜而僕拊之。木竹小刺。口呵求拔。臀腓生瘡。瘡

魏志卷之四



委之遺之卷之一  
召瘍醫祝藥。倚枕屈席。殿屎而不快。吾之子若女幼則乳婦童妾。交抱持。失手傾跌。以為驚懼。扶婢而跳。神長入小學。不率。嚴師傳衣薄笞。意猶以為惡。噫。彼走使者獨非人哉。其殺之而不知恨。榜掠毒之。不知痛也。陶淵明遣奴誠諸子樵汲。誠之曰。彼亦人子也。可善視之。且今何時日。足下不親見之乎。貴家世官。誤觸禁網。妻子沒為官奴。下率扈廝。皆得役作笞罵。半居鄉城。突如遭兵。屐老妻艾妾。弱女文子。繫頸貫手。纍纍如豬羊。踐藉摧拉。無所不至已。或賣為人奴。婢蓬頭跣趾。衣袴穿空。又或流落倡戶。辱門滅性。當

今之時。禍來無方。流矢在前。白刃在後。雖有鐵室。莫知所蔽。吾兢兢戰戰。蚤夜思修德。愛人利濟。廢物覬要天赦。猶恐德不勝罪。十五未免。况于殘賊天地所愛之人。痛刺人父母之子。任性恣情。無有厭限。以結人怨。而干天怒。禧竊夜不寐。三數思忖。殊可寒心。况又有如賈生所云。子胥白公報于廣都之中。刺諸荆軻起于兩柱之間者。書籍所載。父老野人口所記述。積雇之報不可故算。近如翟韓城闔門受屠。此所親見。昔者漢文帝廢肉刑。易以笞。及景帝即位。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子。于是定律。

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後又下詔減笞五百曰二百。三百曰一百。是笞五百者減為二百。三百者減為一百也。又曰。笞者所以教之。其定箠令。于是丞相御史大夫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為之。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凡此皆以代肉刑之用。非尋常罰適之刑。其通輕通慎如此。故書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言所恤者。不獨五刑之大。雖學校之刑。夏楚之朴。亦不得過。古帝王重民命。護愛其肌膚。至于如此。故康誥曰。小子封。念哉。疇穰乃身。又曰。如

保赤子。言凡人畏痛愁刑。與己身己子同也。由此觀之。帝王且然。況士庶人乎。足下少貴。分地與平人殊。然其實士庶人耳。使足下不幸為官府。則必且為嚴。延年來俊臣薛文傑之徒。又不幸為帝王。必且為高。緯之薑盆。劉宏熙之宏生地獄。憤冤相結。世世不解。魂魄枯萃。精神廢糜。其將何以自救。夫儒者非地獄。此慈儒拘墟之見也。足下篤信釋氏。當不疑此。足下試思。地獄中亦殊貴賤主僕乎。亦當有人侍衛乎。父兄之勢業可藉。錢財可要結乎。孝子順孫可陳情而受代乎。亦當以名士能詩文假借乎。是皆無有。雖足

下亦必以為無有也。則足下之危甚矣。而足下特恃  
有持齋誦經咒放禽魚之說。且足下以為佛君子耶。  
小人耶。雖僕必以為君子。佛誠君子。親見足下殘暴  
生人。讐怨蝟磔。特以能奉媚我。輒使主者脫其罪。而  
降之福。此則李林甫秦檜之屬所為。而謂佛為之乎。  
今有路人。橐百金而宿我者。吾醉而殺之。四分其金。  
以一分延僧誦經咒懺罪。又以一分布施人祈福。其  
餘金二分者。以奉妻妾養子孫。袷衣美食。擗籥歌舞。  
天下之事孰便。于是吾恐伯夷亦將抽刃而殺人。曾  
參調鳩而醜客矣。足下明智博覽。見豈出僕下。特率

性恬習。久成自然。又無畏友苦口。憮不自知。遂積漸  
而陷此耳。僕與足下同學。暨他日所見無改於德。人  
年增衰。暴氣應消滅。少壯之失。老當改圖。孔子曰。年  
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足下長僕五年。僕已五十  
有二。六十者。生人之大數。然則僕與足下死期甚近。  
足下不自悟。僕又不言。悔不可追。惟足下反覆愚言。  
敬念上天生人之意。推禽魚之愛。設身痛苦之情。慕  
古帝王慎恤之典。知天道之可畏。怨毒之不測。禍敗  
之無常。死而沈淪。報應不可以智力貸。以節性而矜  
人命。昔衛武公年七十有九而進德。及其死也。衛人

蓋之曰睿聖武公。則足下改過未為遽遲。僕生無氣力。足下脫有兵寇非常之難。僕不能排救。又無德死。不能接足下于幽冥。惟及今苦言。或亦曲突徙薪之客。

答計甫草書

伏承下問某公文得失。似不以禧為狂惑而可與言。敢言其所及見以相質。禧嘗好侯君姜君及某公文。今又得足下。竊謂足下文多高論。讀之爽心動魄。失在出手易而微多。韓子曰。及其醇也。然後肆焉。侯肆而不醇。某公醇而未肆。姜醇肆之間。惜其筆情稍馴。

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捨割。然數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故其失可指而論。某公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蓋某公奉古人法度。猶賢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縮縮。守之而不敢過。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稱物。天下有日蝕星變山崩水湧。衡之所不能稱。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長秋殺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樂喜怒中其節。聖人之法度也。然且春秋之間。草木有忽枯稿。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遇舊館人之喪而出涕。是有過乎喜與哀者矣。蓋

天地之生殺。聖人之哀樂。當其元氣所鼓動。性情所發。亦間有其不能自主之時。然世不以病天地聖人。而益以見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可叛也。而興會所至。感慨悲憤。愉樂之激發。得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勸以爵祿。不肯移。懼以斧鉞。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柳歐陽蘇。在其意中哉。至傳誌之文。則非禮度必不工。此猶兵家之律。御衆分數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動變化。則存乎其人之神明。蓋亦法中之肆焉者也。某公文得力。在歐王之間。而碑誌最工。法度緊嚴於

碑誌最得宜。是以冠於諸體。然禧所尤賞者。又在復仇一篇。韓柳有此作。能不相襲。而其文甚類西京。此禧所以篤好。而欲有以告之也。雖然。此猶夫枝葉之論。蓋極其工。不過文人之能事。若夫文章根本。則又有說也。

上某撫軍書代

某往客江淮。輒知有某先生者。深思好古。具人倫之鑒。私心嚮慕。恨未得見其人。近聞閣下在內閣。能斷大計。出撫江北。多善政。然後益知閣下非徒好文章。以立言自見者。某伏處窮山二十年。浪跡吳越。後先

五六年。壬午南歸。又方三年。杜戶未出。然此三年間。天下之變方興未定。生民之水火深熱。而未知所底。環視海內。其足以定危亂。救生民。作中原之氣者。唯河北諸將相耳。爰於今七月。率弟子德音門人伍玉。負擔南行。欲親詣京洛。開口一言。天下事。間關險阻。僅至皖城。而從者告病。客久資盡。欲進不能。某之初至皖城也。友人某君迎而謂某曰。足下亦知某中丞之願見足下乎。某曰。何以爲也。某君乃述次中丞語。始知閣下癖好某文。某與閣下相知。皆在謀面之表。士之爲文。能自言其志而已。不能使天下人之好之。

也。一旦而得天下之大賢人。好之不已而譽之。有力之人。遙爲之禮。而重其名節。雖固窮蹊刻之士。有不欣然而自幸者。非人情已。某竊以爲士不立品者。文雖貴實賤。士不適用者。文雖切實浮。君子雖愛之賞之。不過如鸚鵡之能言。孔雀之羽毛已耳。嗟乎。文大方自恃其文。爲撐天地。光日月。流川峙嶽之物。而君子乃等之於禽鳥耳目之玩。不亦大可哀邪。閣下之文。某無從得讀。閣下於德於功。亦既見諸行事。其爲文則可知。士之最能有功。德於天下者。內則宰相。外則撫軍與縣令耳。縣令專制一邑。與民最親。朝令而

夕被撫軍專制一道如古者千里大諸侯之國亦與  
民爲近朝令而夕被某嘗謬言縣令莫先於簡訟訟  
簡而後民事可爲也撫軍莫先於清吏吏清而後民  
安民安而後可以行法法行而後政舉政舉而後禮  
教興禮教興而後風俗成故撫軍者必久於其道五  
年而政舉十年而俗成者大較然也夫爲政至於俗  
成則雖百數十年之後天地之氣運有時而移國家  
之政教有時衰息而其民皆循禮守分藹然有士君  
子之風唐魏之勤儉鄒魯之文學此其徵也古人所  
謂浹肌膚淪骨髓者道不越此韓魏公曰琦爲相歐

陽永叔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某固以閣下之  
大文在此當拭目以觀政化之成某君皖城人也其  
文章已有名於世而其爲人某知之獨深蓋志氣卓  
犖有用之才也雖獲一第視之若芻狗之不足惜今  
以桑梓之故千里請事毫無所干求于當世申包胥  
痛哭秦庭興楚而逃賞意者此其人歟某不揣疎賤  
竊具啓事於當路有副稿在某君行篋閣下試一取  
覽亦足以知其志矣

復六松書

死友一語此僕十數年來最傷心事每登高望遠輒

我輩德業相勗。無  
愴然涕下。有子昂天地悠悠之歎。吾輩德業相勗。無  
兒女態。然氣誼所結。自有「段貫金石。射日月。齊生  
死。誠一專精。不可磨滅之處。此在千百世後。猶得而  
想見之。况指顧數十年之間耶。僕於天性骨肉中。頗  
不可解。外此則一腔熱血。亦欲一用。非用於君。則用  
於友。悠悠泛泛。無所用之。又安能禁寶劍沈埋之恨。  
僕所以期待二三至友者。頗不以世人所謂遂足相  
計。旅寓屏營。百感交集。聊因人來。爲一及之。

六松曰。子不以死友許我。豈謂不能共患難耶。  
臨難不苟免於他人。尚能之。予曰。此不論到。當

患難時。若真是死友。即共享富貴壽考。亦與共  
踏湯火。白刃無異。蓋身雖生。而神明精魄。已爲  
之死久矣。是以死相許。粗者發於氣。精者動於  
義。然後發於氣。是爲氣所乘。動於義。是爲義所  
使。於其人便已有毫厘千里之隔。曰。不發於氣。  
可也。并義而非之。豈不義亦可死。曰。乘于氣者。  
有不期然而然之勢。此從我起見。不從友起見。  
使於義者。有可勉強而至之理。此從理起見。不  
從友起見。古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者。有臨難  
畏葸。迫於名義。婉轉而自遂者。雖是以死相從。



豈便算得密友石交一路。故知死友舍氣義二字。說不得。沾氣義二字。亦說不得。微乎微乎。此可與知者道也。愚此等自非聖賢中正之論。然天地間自有此一種獨到之理。一往之性。未可以其不中正少之也附記

答程諱城書

已酉五月日。禧頓首。禧伏草土之日久矣。年少善病。二十後益困羸。遂謝場屋。又自知錄錄無足舉似公卿貴人。不敢以名姓自通。然河潤九里。漸濡三百里。執事弭節芝城。禧竊得彼其風教。既於妙壻邱邦士。

具聞執事好士如饑渴。以當世自命。所自處處人皆在牝牡驪黃之外。願望見顏色。自昔至今。既念子與氏尚友之義。則同此天地千里萬里。自有偉人傑士。精神氣魄。默相感召。雖不必聞名姓。如執手於一堂之上。况必區區謀面。然後愉快。頃者伏承過聽。五千里遣使辱以書幣。惶愧悚息。行當整毛啣轡。策其駑鈍。以副知己。獨是貞疾不瘳。頗艱跋涉。膝下無一尺之男。室有瀕死之婦。比年以債食投徒新城。去家山不過四百里。亦且儻來忽逝。教事不終。今歲至人以鄉試之役。又復強而致之。語云。馱鹿惟薦草而就。是

用辨書反幣。罪何可言。罪何可言。禧聞野人憂君之無食而獻之芹。憂君之寒。教以曝日。其事誠足鄙笑。然意則無惡也。禧敢爲不急之言。以薦於左右。禧資弱才鈍。幼習帖括。病廢以來。始學古文。兵農禮樂。天官地理。織緯之學。下至盤藥筮卜筭書畫博奕彈琴。歌曲命相射弓擊劍走馬。皆不能有毫末之技。足自鳴於人。獨好讀史。論古人成敗。議天下古今之變。則又皆空言無當實事。嘗笑謂彭躬菴邱邦士曰。吾近讀留侯武鄉侯傳。各有所得。二人問所得維何。曰。於留侯得善病。於武鄉得食少耳。然博觀古今成敗。則

亦有可言者。方今天下休息。年和穀豐。萬里昇平。亦何有萬分一足以厝意聞之。子范子曰。夏則資裘。冬則資絺。陸則資舟。水則資車。故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價。記曰。凡事豫則立。天下之事。利害嘗兼。故有以豫成。亦有以豫敗。蟻避水以徙封。水未至而鶴已鳴於垤。鵲知來歲大風。巢於下枝。風未動而童子探其卵。禧竊以爲當今之世。豫備之逆。有百利而無一害者。亦曰求士愛民而已矣。屏絕虛僞躁幽之士。而求沉深明達膽決之人。則不至

知實嬰郭解之以客自累。愛民而民親之。則緩急有以自保。傳曰。民保於城。城保於德。伏聞執事廉清介義。無所求取於民。此韓城百萬家之福也。執事下士愛賢。亦既篤於其性矣。今夫廉者。犄角峭厲。義勝者威足以掩其仁。古今賢士大夫之所同也。天下嘗有號安富無事。井里熙恬。而民生日蹙。困於徵求。死於於高扞圜。爲仁人君子所不忍見聞者。故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龔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蘇文忠論刑賞忠厚。則曰。仁可過。義不可過。此愚每讀路溫舒尚德緩刑。且未嘗不痛心而流

涕也。且夫堯舜好生。不廢象刑。漢文景唐太宗。號稱盛治。不能不斷死罪。傳曰。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擊斷之用。亦豈可少。然如古人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殺之之心。與生之之功等。是故除大愆赦小過。持綱紀。禁暴苛。束濕薪于胥吏。而更絃於細民。使百姓曉然見吾心。而實被其澤。則近悅遠來。戴之如父母。仰之若神明。時平則歌頌興於路。禱祀延於身。存有故。則若手足之捍頭目。決千尺之溪於山。而注之壑也。古之聖人。任天下於一身。而托一身於天下。及其有爲。則事半而功倍者。率此道也。嘗讀子張問仁。至

信則人任一語。以爲君子立身處世。不可不豫養其望。養望在於立信。立信在於吾之表裏可見於人。而人無所疑。此士之出處皆有之。處者之信。以不苟利。祿去就不侵。然諾爲大。出者之信。以好士愛民爲大。伏惟執事無書不讀。無事不周知。而討論之意。中所見當千萬倍於尋常。此腐儒小生之言。何足一充其耳。然苟當緩急奇謀秘計之所不及施。則其言未必無萬一足用。蓋芹曝之說。施於肥甘輕煖之日。則鄙而笑。會當饑寒。雖王公亦有時可取。不審執事其終以爲野人而吐之也。禧於戊子己丑間。編次救荒策

一篇。居今固無所事。或亦所謂代匱之物。謹錄一冊呈覽。外上郭天門先生書。左傳經世叙。吾廬記。門人熊養及字說。四首。以補報書所未盡。惟禧學無所短長。稍知執事爲文。李太白嘲魯儒云。問以濟時策。范如墮烟霧。無已。故終以文章進。處士虛聲。今古同然。執事即有以知其不可用矣。臨書惶恐。

與休寧孫無言書

無言足下。四方士至廣陵者。無不願交。無言足下。無貴賤賢愚。皆出口左右之。垂二十年不倦。故聲譽重。于時。而足下非有勢利板附。惟好所謂能詩古文者。

可不謂賢矣哉。天下文章道喪。五車之書不足當一石之弩。使公卿貴人皆能好文如足下。雖不敢遽謂其有益于世。而詩書之氣自賴以不衰。僕愚鄙無似。常以謂文章者。士之末節。篤行氣矜之士。經世之儒。以至一才一藝。則莫不可與游。而差別輕重之以定其交。其性情氣誼與我為親者。尤必專意一志。以為終身之宗主。然後緩急有所恃而不孤。若夫汎愛兼收。可致好士之譽。而平居不得聞吾過。以進德徙義。一旦當患難死生。則渙然若行路之解携而去。語曰。一介之士。必有密友。蓋謂此也。古之賢宰相。莫不以

人才為急。而稱相業者。必先度量。夫度量不易言。世僅以容德當之。非也。書曰。同律度量衡。故曰。度者度也。尺中見寸。寸中見分。蓋分寸井然而不紊。量者量也。以升歸斗。不見有升。以斗歸石。不見有斗。升斗泯然無跡也。夫井然不紊而泯然無跡。然後可以兼容。賢不肖而器使人。托孤寄命之才。與篋庫各奏其效。推而下之。士庶人之交友。亦莫不然。僕往叙足下歸黃山。欲足下于屠沽賈街中。物色天下非常之人。其言侷儻。而或不切于用。故更以布帛菽粟之言進。夫布帛菽粟。則人之所以自全者也。願足下無忽。

答友人論傳誌書

承教以鄙爲人所作家傳誌銘。不<sub>一</sub>過情失實之譽。非古人是非褒貶之義。伏讀悚息。內熱增慚。聞之。古史于善惡無所不書。墓銘誌則有善无惡。蓋緣孝子之心。无錄先過之義。而作者又多據行狀事蹟。綴緝成文。是以諛墓之作。自唐韓愈已不能無。訛蔡雖自言。生平碑版文。唯郭有道唯无愧。則過情失實。勢有不得不然。特古人立言體尚簡質。雖不<sub>一</sub>舒過而褒善者少。溢辭其子孫受之。以爲榮而不怪。今之人纖悉畢備。又從而增飾之。甚或反其生平之所爲。作者有

所簡畧。則其子孫怪而不悅。其親戚党友。動色張口。以相訾訾。則亦安得有傳信之文乎。至其所不習聞。據狀綴緝者。抑又可知。禧謬以文章知于人。所屬碑版。有出于習見聞者。有據狀綴緝者。豈能无失如尊指所云。然苟屬己所知。則雖爲書美。然實斟酌軒輊。必不敢以私交私意。大失其情實。以欺天而罔人。禧常以謂作文者。毋輕毀人。一點一畫。在上在左右。赫然有鬼神臨之。匪惟毀人。譽人者。其在上在左右。亦赫然有鬼神臨之。然而交遊滋廣。情面日熟。請托日繁。其不能如心以出。反之而多愧者。雖他叙論。亦時

委正... 卷之中  
有之。不獨傳誌為然。抑史傳之作。所以紀善惡也。善惡之人。徃矣。而必書者。所以備法戒也。今日某也善。其善事可為法。則法之已矣。不必其善果出于某也。今日某也惡。其惡事可為戒。則戒之已矣。不必其惡果出于某也。是故真與偽之可辨者。不可以不辨。无所從辨者。得法戒之意而存之。其名氏等于莊列之寓言。裨官小說所稱道。則亦庶乎其不可廢矣。禧敬奉教言。日慎一日。進述所愚。以廣來指。求質是焉。  
與門人王愈融簡  
初學古文。不可急求好。用力誦讀揣摩。當有好日。聖

人所謂先難後獲也。吾少時見事風生。動輒成篇。和公嘗笑云。兄可謂題見怕。然余十年內。所斥抹廢毀者。不知幾許帙。亦每自笑。金聖嘆費壽語。殊耐咀嚼。余作文頗敏。頃刻數紙。特搜剔刪削。每旬日不休。大較用工作之十三。琢之磨之十七也。為文有驕心怠氣。疎慢苟足之情。皆不可以入室。及其至處。工候所到。自然臻乏。嘗看大文徵巧之妙。若須一一想頭布置。雖十年不能成。似只信手湊泊。天機相觸。然非工苦積久。不可妄希。

贈書與涂宜振簡

報書委悉謙冲。真有道者之言。所云踏履規矩。負俗免譏。可以持身涉世。誰曰不然。先君家訓。具載傳錄。意在謹厚。此可知矣。弟亦非欲以季良豪宕相益也。王曾曰。平生志不在溫飽。陳蕃曰。安事一室。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古人此等志氣。絕不從一身一家子孫爨保起見。蓋人必有與天下相痾瘵之情。然後封已自全之私。可以洗剔起拔。此雖閉戶一室。未始不見其浩浩落落橫絕四海者。昔諸葛武侯抱膝南陽。初無豪舉。如徐元直報仇殺人。及其相蜀。鞠躬以死。而成都遺財。不過桑八百株。然則抱如是。敢再一疏之。

答孔正叔簡

碣文附上。竊思君子爲文章。務使顯可示於天下後世。幽可質于鬼神。故善善雖長。不敢爲不試之譽。此豈獨於子弟交遊在所必慎。即尊親如祖父。亦不可奉以虛美。使吾親爲聲聞過情之人。且人之善否。宗族鄉黨。未有不知。吾九實一虛。則人將執虛例實。既因一事以沒其九。而人情不服。必加謗訛。是求榮而



反辱也。故曰：虛譽其親，與自謗其親等。吾輩立言，自有本末，即此便是立身大節，不可以爲迂且小而忽之也。大約世俗好諛，人已同聲，以至生死謬誤，忠佞倒置，家有諛文，國有穢史，襲僞亂真，取罪千古，皆自一念之不誠始。弟願先生取大集細細討求，凡所稱譽，務使名稱其實，不爲世俗之情所惑，區區之忠，欲相期爲傳人傳文，不獨在一事一篇也。

長林里泰伯祠記

歙縣之長林里吳氏聚族而居，新有泰伯祠。吳君孟明與其弟之子榮第所建也。先是吳氏祖遺泰伯禹

像，歷代並著壘書相傳。天下有六長林，吳氏得一焉。榮第之父幼符，更命工劉木搏土，按禹以像，幼符又走四方，博訪子姓散處者，聯叙世次爲譜，謀建祠奉像，因以合其宗人。而早世弗克就死，乃屬其兄與子，祠成，榮第謁予爲記。惟泰伯之讓，孔子稱爲至德，其後以季子之賢，世不能無譏，獨是泰伯無子，仲雍有子季簡，天下吳氏皆仲子孫，乃咸祖泰伯祠祀者，所在而然，何哉？豈以伯至德爲聖人所稱，慕於其名而祖之，抑仲子孫君長吳國千有餘年，其食報最長，而伯以至德無子，後人祖而祠之，亦天所以報善人與。

然吾于是蓋有見于古人兄弟之義也。泰伯仲雍兄終弟及，名爲兄弟，而情同父子。伯于仲之子爲世父，世父與父所殊，不過尺寸之間。漢疏廣受燕居相告語，猶有父子之稱焉。後世不明此義，世父叔父，僅虛名相奉，而真意消亡。仕宦之家，至有弟建祠祀祖父，其子孫奉弟以配食，而兄不與一廟之中，弟蔑其兄，而父絕其嫡者。且夫泰伯讓而仲雍不從，則國非季歷有也。伯讓而仲即讓，伯逃荆蠻，仲即逃荆蠻，兄弟孝友無間，雖其形體如一人之身。又計伯仲之卒，在商盛時，商人弟及于禮尤篤，其後子孫亦遂忘伯之

無子與其姓之蕃衍在天下者，實仲之祚孕，故相率祠祀泰伯，群然祖之而不以爲怪，是祠也。蔽志于幼符，經始于孟明，成于榮第。某歲月，榮第更丹雘其像，冕服裳舄，咸庀以妥神靈，而記諸豐碑。榮第少年能承父志，終世父之事，蓋不失吳氏孝友家法。又于祠旁建別屋，祀其父，使後世子孫無忘祠所由肇，皆盛事也。遂不辭而爲之記。

吾廬飲酒記

吾廬左瞰三巖峰，前俯石閣，開門群山來，几案主人坐而延之。是於月夜惟良，丁未仲春月望，同新城涂

委亦一之通耳  
卷之中  
四十一  
宜振家伯子季子諸子世傑宜振從孫尚律夜飲前  
楹月益明遠山四周塹若堤岸烟月沈浸空濛下視  
閣頂若巨石噴岫立澄波中時諸人馮闕相對寂寥  
無聲彭躬庵負杖獨來儵然若游魚出于水際余顧  
彭子曰樂乎彭子漫應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諸人  
乃大笑皆曰良會不易得更索酒飲盡歡久之句聞  
巖中兒啼聲淒淒然若杜宇鳴夜半於是宜振病新  
愈明日復病雨沈沈不休天霽而余同一涂之新城  
觀行堂記  
蔡子璣先以觀行名其堂取論語父沒觀其行之義

請記於余余告璣先曰世之爲子孫誰不曰繼志曰  
述事哉考其所行與賢祖父若相背而馳焉者且爲  
常人之子孫難而易爲賢人之子孫易而難璣先不  
欲以虛志大言爲孝而思實見于其行其知之也審  
矣子之父抑庵公爲名進士有治行以恬退終推而  
上之子之王父二白公以死抗魏闖之黨以散僚出  
奇計平妖賊以郡守除大慙而格直指使者爲古名  
臣所難爲又推而上之子之曾王父守塘公以匹夫  
躬至德然則子之行亦難矣哉且夫人有親沒既久而  
哭泣哀思不少輟者此不可不謂之孝子然泣血

深墨者。人子之情。乃與其祖父何與。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世所謂顯揚。掇科名。取大官富貴。邀誥贈而已。夫操琴不難。以天子之禮樂享其先。李林甫秦檜。不難。以宰相推封祖父。然而指操琴。林甫檜以命之。則凡為人子孫者。不樂居而祖父有所不願。故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璣先觀行之名。意取諸此。吾聞守塘公之為匹夫也。鄰有兄弟爭產而訟。句仇不解者。公未明懷金數十兩。入其兄之臥室。長跪于牀下。兄寤而驚問曰。公何為者。曰。子之弟有悔心矣。令我私進金以求田。勿為人言也。兄喜諾。

翼日又長跪其弟之牀下曰。子之兄使吾道其悔。願以田予子。勿終訟也。弟又喜。久之乃知守塘公所為。兄弟相與抱頭而哭。遂相好如初。又聞歲除有貧士難衣食者。公手索米與金。暮扣其門。門將闢。委之去。嗚乎。守塘公厚德若此。此古獨行君子之所未聞也。是以克生二白公。抑庵公。以及于子之兄弟。子兄弟並少負才好文學。樂交四方之賢士。而鋒穎可畏。于二白公剛烈之風。庶幾近之。其將母益務乎守塘公之厚德矣乎。易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人之觀子也衆矣。其先自觀始。璣先賢者。余故于其請。盡言以告之。

遂爲記

秦寧三烈婦傳

嗚呼。自甲申之變。烈皇帝身殉社稷。皇后從天子死。一時若馬公世奇。汪公偉。陳公良謨。皆妻妾同時死節。而海內通都大邑。下至窮僻鄉。婦人女子。守身不辱。視疆死如歸。以禧所見所傳聞。不勝紀。吾寧都蕞爾邑。有茗職方主事彭銳妻李氏。城破。同夫自經死。東門曾氏。一門三烈婦。禧再從姨葉苒妻謝氏。詔賊自搃其喉。皆禧所親見。他或名氏無所考。或久失其傳。嗚乎。二南之化。亂離析蕩之日。抑何其速且遠也。

節義之故。夫豈不以一人哉。禧讀新城孔鼎紀秦寧李氏事。最奇。特其二妾從死甚烈。作三烈婦傳。

李氏者。逸其名及其家世。蓋秦寧縣□。諸生廖愈達之妻也。好讀書。通詩書大義。愈達嘗學制舉業。寒暑每且至。夜分不少輟。李氏辟纊以待。然嘗有不豫之色。愈達怪而問之。數不應。久之。目愈達曰。君尚無子。子與科名孰重。愈達憮然。於是勸愈達納汪氏女爲妾。數年又無子。更爲娶張氏。而愈達益事制舉業。不樂家居。築別業于隔河石壁下。李氏每女紅間。則持女孝經及女小學。正席南向坐。二妾坐東西向。爲講

章句大義旁及古今貞淫善惡感應事。二妾適當日  
供茶果餌。以爲常。愈達一日自別業歸。聞講書聲。駐  
戶外竊聽。李氏則教二妾識仁字。語諄復不休。已愈  
達入而笑。李氏正色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毋  
求生以害仁。歲丙戌。愈達挈家避亂石輞之新塘坑。  
于寓室得國變錄一冊。愈達取閱之。瘡作中止。李氏  
乃盡夜讀至竟。明日呼二妾告曰。予昨夜讀國變錄。  
甲申三月十八日。筒討汪偉。知京城不守。誓死爲厲  
鬼殺賊。夫人耿氏曰。妾則請從。十九日聞城破。耿夫  
人執榼承飲。請偉共酌。畢。五拜起。偉縊于右。夫人縊

于左。夫人既引頸就帛。忽顧偉曰。雖顛沛不可失夫  
婦之序。乃皆出帛。易左右位。縊以死。李氏語至是。哽  
咽不能出聲。淚落如雨。二妾亦相持悲號。主人婦疑  
愈達妻妾失歡。競來慰藉。卒不知爲何事。八月。三山  
失守。九月初三日。敵兵逼新塘。愈達携妻妾同鄉人  
夜走南石砦。砦素號天險。四壁牆立。遠近薦紳富人  
處其中。明晨敵兵前後攻砦門甚急。砲聲震天地。砦  
中人欲竄徙他去。愈達亦率妻妾至砦口。則萬人奔  
擠不得下。李氏謂愈達曰。君何必出砦門。出砦門者。  
吾三人事耳。愈達曰。汝輩顧得出。未及答。羣呼兵自

後門入。李氏即從。若口展兩手投崖下。愈達既已無可奈何。更携二妾奔別崖岩中。岩多荊刺。男婦數十人先伏處。未幾搜牢兵至。愈達遽瘞發倒地。而張氏投崖死矣。愈達出金進兵。兵得金去。汪氏牢把愈達。衣伏其後。頃之。遙見一朱纓窄袖者。拔刀南向立。諸小卒執鎗挺東向侍。指揮巡邏山前後。猙獰無人狀。汪氏乃大哭曰。君善自保。聳身投崖石。石右擊。句搏於崖左。若支解然。是夜雨甚。兵宿崖頂。明晨兵退。諸鄉人婦與愈達同伏岩中者。皆得免。魏禧論曰。三烈婦誠少須臾緩其死。則皆可以不死。

而竟死。或曰天也。句非與烈婦計。須臾緩其死。則懼夫求死而不可得也。求死不得死。與可以不死而死。孰得孰失。亦講之久矣。士大夫死生出處之際。濡忍不斷。身敗名惡。取笑千載者。何可勝道也。孔鼎曰。愈達妻妾有殊色。李烈君之死年三十有九。汪氏二十有五。張氏十有八。李烈君之為教亦奢矣。豈非然哉。烈婦死四日。愈達求其屍合而葬之。人過其處者。皆呼三烈婦墓。

王氏三恭人傳

明錦衣衛僉事王世德。有妻曰徐氏。繼室曰魏氏。曰

蕭氏皆賢作三恭人傳

徐恭人。錦衣衛鎮撫文燦女也。性端凝。寡言笑。事舅姑以孝聞。僉事常病失血。恭人侍藥不解帶者五年。崇禎間。天下多故。僉事念國事將不可為。世受大恩。無以報。欲痛哭陳言。召總兵官周遇吉。黃得功。拜大將軍。掌京營事。藩王要害地。當變。祖宗成法。授以兵柄。而堂上官貪恣。屬吏不得越次言事。僉事獨居鬱鬱。益不治家。凡細大皆恭人主之。初。恭人生子潔。有奇兆。一日撫潔。變色曰。吾殆將死矣。常夢此子長與素齊。我當死。而僉事亦夢再娶婦。容貌歷歷可記。因

相與歎歎。未幾病卒。繼室以魏氏。

魏恭人者。甲申。李自成陷北京。投井死。世稱烈婦。魏夫人者。本南昌人。隨叔父光祿寺卿士章在京師。好學識大義。婦僉事。相敬礼如賓。常課潔夜讀書。僉事指恭人謂潔曰。阿母故是我夢中人也。李自成圍京師。急。僉事召家人曰。吾義當死。若等自為計。恭人曰。噫。吾志決矣。僉事遂馳馬出巡北城。而恭人匿徐恭人所生女他處。抱己女。及率長侄女媵婢十七人。環第中井立。久之。家奴徐成走報曰。賊入矣。恭人仰天大哭。擲懷中女于井。家人以次下。哭聲撼墻屋。恭



人乃整衣振袂。右手持長侄女。踴起呼天投井死。五日徐成至。縋而上。顏色如生。第中賊皆感動。藁葬井傍榆樹下。

初僉事既喪。徐恭人蕭御史淳之子鼎。欲妻以女。未果而沒。國變後。僉事私念。吾所以不死。將身守此兒女為耶。欲舍去。無所依倚。而鼎之子。追父志。以其妹來歸。由是僉事數往來廬龍上谷間。蕭恭人善治家。撫前子女如己出。故僉事無內顧心。已生子源。益南游。交天下奇士。僑江淮間六年不歸。家貧內外多難。恭人獨支吾。既舅氏護恭人南下。會僉事于陽山曰。

妾力竭矣。幸女將嫁。長子已成立。獨恨不及見夫子得志也。家人皆泣下。然頗怪其言。後一年果卒。潔之幼也。恭人酷愛之。而督甚嚴。有戚姥私謂潔曰。阿母非生汝者。故如是。潔泣以告。恭人與潔相抱哭。戚姥慚遁去。自是家人無間言。將死。召二子曰。兒母甘小成。忘大義。吾目瞑矣。潔哭之。兩目盡腫流血。恭人慈益聞。源以潔為師友。并知名。

魏禧論曰。閨門之際。難言矣。王僉事三娶皆賢婦。幸哉。然身立義教。行門內。可以為賢矣。當僉事巡北城時。自署名牙牌。并寶刀佩之。將趨帝宮。道逢宮女四

竄走曰。駕崩。駕崩。僉事拔佩刀自剄。老僕揚坤奪刀。趣馬至金剛寺。諸兄弟咸來勸曰。盍留身為後圖。而潔先匿寺中。僉事見潔遂不忍。其後僉事常流涕語。久曰。不意忽忽老至。志無所成就。吾甚慚。吾魏恭人也。

### 訓導汝公家傳

嗚呼。崇貞之季。事可勝道哉。三百年士氣。一辱於靖難。再挫於大禮。三辱於逆璫。由是士宦率多寡廉鮮耻。賄賂請託。公行無忌。至以封疆為報仇修怨之具。一二賢者。矜名立節。又多橫執意見。遂其志而不顧。

國家之事。不通達於世變。好同己而植黨人。卒使九廟陸沈。帝后殺身殉社稷。然甲申乙酉以來。忠臣義士。其知名與不知名者。不可勝數。至於浮屠老子之徒。傲然執夷齊之節。則烈皇之死。有以激發之也。而甲申以前。內外交訌。降叛相繼。於此有無官守之人。當倉卒之交。毅然殺身以成仁者。斯為加于人一等矣。吳江汝君錄奉其曾大父死義事來乞傳。余不勝三嘆息焉。傳曰。公諱可起。字君喜。吳江縣之黎川鎮人。生平磊落多氣槩。為諸生。受知于督學熊公廷弼。熊公奇才。任邊事。功未就。以讒死。公傷之。嘗憤然有

請纓之志。崇禎庚辰。以貢士對大廷。時天下多故。天子重騎射。臨軒親試。公矢發。輒中的。試高等。壬午。授常州府訓導。閏十一月南下。至河間府。啟城縣。值東兵大入。躡畿輔。哨騎充斥。城門盡閉。不得入。乃間行十餘里。寓宿韓生家。天明。設食將行。寒甚。與同行人燎薪向火。而數騎突入戶。衆皆走散。公獨整衣冠。端坐。騎呵曰。汝官耶。速降。則免死。露刃脇公。公罵曰。我天朝臣子。豈爲汝輩屈耶。罵不已。騎怒。擗刃斫公。臨絕。以手拭頭血。印壁間。大呼崇禎聖上。數聲。倒火死。久之。同行人稍集。得公屍。灰炭中。韓生曰。義士也。殯。

而瘞之。年六十有五。或謂公無守土責。即司訓導。未至官所。可無死。魏禧曰。公遜避不死。可也。不幸與騎值。欲屈公。公負至性。雖不爲貢士。司訓導。爲諸生。爲匹夫。吾知其不偷生。以自污必矣。夫屈已自辱。於義所不可。雖宰相匹夫。其不可均耳。士君子自愛重其身。豈以官不官。有守土職與否哉。若汝公者。可謂之烈士也矣。

### 獨奕先生傳

膠山黃氏有隱君子曰在龍。性不治生產。絕世務而好奕。常閉戶居。戶外人聞子聲丁丁然。窺之。則兩手

各操白黑子。分行相攻殺。或默然目上視而思。或欣然笑也。人稱曰獨奕先生。先生與人無爭。輕財樂施。與鄉人懷其德。嘗避盜踰嶺。嶺半盜起。邀先生。先生色不變。盜呵曰。汝何為者。先生曰。予黃在龍也。盜相顧笑曰。毋驚我公。送之嶺下。盜焚隣人居。延先生廬。盜群起撲火。火不滅。乃共捶其始禍者。先生兄弟三人。伯善鼓琴。仲好藝花竹。先生好獨奕。或求對亦不辭也。先生開枰布子。子伯仲常侍局。先生微問可否。二子各以意對。先生曰。若長于守。若長攻。然皆偏將材也。使握中權。決機兩陣。難哉。年七十有七卒。其獨

奕未嘗少衰云。

魏禧曰。或曰。古嗜奕者衆矣。未有獨奕者。曰。有之。奕攻圍衝劫變化。通于兵法。諸葛武侯臥隆中時。未聞有十夫之聚。指揮旌幟。教坐作也。一出而戰必勝。以仲達之智。畏之如虎。吾意其獨居抱膝時。日夜之所思。手所經營。未嘗不在兩陣間也。非獨奕而何哉。先生之意。其不可測識哉。先生名道明。仲子庭亦君子也。與禧交。請為先生傳。

高士汪胤傳

魏禧曰。余癸卯游浙江。聞三孝廉名。國變並謝公車。

有監司欲見之。知其不可屈。艤舟載酒西湖上。屬所親招之。唯汪渢不至。渢錢塘人。字魏美。嘗獨身提藥裹。往來山谷間。宿食無定處。渢故城居。母老思得渢一見。時凡澄弟澐亦棄諸生服。乃奉母徙城外。渢間來定省。然渢自能來。家人欲往跡之。即不可得。予客西湖。身造澐使道意。久之渢不出。微聞渢到湖上。予乃寓書澐以告渢曰。魏美足下。足下知僕至意。當倒屣過我。顧以常客遇我。足下則可謂失人。渢得書輒走舍館相見。自是常出就予。出則必之愚庵所。抵足臥。往往談至雞數鳴。或更起坐。行不肯休。愚庵僧明孟兩

浙所稱三宜和尚。與天界覺浪靈巖繼起。並以忠孝名天下。予二人會。三宜設食畢。輒掀白鬚笑曰。但喫吾飯。臥吾牀。吾不來溷也。闔戶去。初渢爲諸生試。輒高等。爲文奇恣汪洋。頃刻數千言。未嘗懷刺。一見當事。與人落落。性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年二十。中崇禎己卯舉人。未聘婦。里富人欲女。女以千金。渢不許。而錢太守以女字之。既成禮。渢從容謂錢氏曰。吾本寒儒。得連婣貴室。所望知禮義孝事姑嫜。和妯娌足矣。侈簪珥綺繡之飾。庸也。錢氏於是去服飾。屏侍婢。以疏布親操作。乙酉。渢執友大行陸培自經。

死。風私為文祭之。一慟幾絕。內嫻欲強風試禮部。出千金視風妻曰。能勸夫子駕。則昇汝。對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愛此金也。當事或割俸金為風壽。不得却。坎而埋之。里貴人請墓銘百金。拒弗許。自是嘗出游。之天台居石梁左右。反河渚。徙孤山之匡廬。黃山白岳。所至與異人高士游。晚好道。能數日不食飲。有授黃白術者。試之驗。尋棄去。教以驅役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八卒。風病痰咳五月餘。一日晨起視日。曰。可矣。命子蓮具紙筆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寢而逝。風與余既相見。以齒序為兄弟。予嘗私問風曰。兄

事愚庵謹。豈有意為弟子耶。風曰。吾甚敬愚庵。然世之志士率釋氏牽誘去。句削髮為弟子。吾儒之室幾虛無入。此吾所以不肯也。魏禧曰。風往來談甚多。句不能記。句於當世蓋熱中人也。惜哉。

### 大湖灘賦

乙酉玄月沿舟大湖。石急水悍。砉而虛舟。踞盤石以觀之。賦曰

湖水如馬。盤石若舟。水乃下走。山則上流。波消跡而欲立。石砢砢以疑浮。

魏叔子文選要續編卷中

魏叔子文選要續編卷中終

48-13533

